

□ 李国靖

好的创作是一种抵达。

可以花哨,也可以朴素;可以很精巧,也可以很笨拙;可以玩深度,也可以很简单。随便一个写作者怎么去包装他的作品,但好的小说,就是能够不失准头地穿过那些形式的森林,抵达你的内心。

对应辛夷坞各个时期的作品,你尤其能够理解这一点。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描写当下年轻人真实的大学生活及爱情,稍显青涩但足够真诚;《原来你还在这里》将一对恋人的爱情写出了变奏曲一样的层次感,故事简单但铺陈细腻动人;《山月不知心底事》开始变得荡气回肠,将一个被生存、欲望和爱情裹挟的女强人的前半生描摹得惊心动魄;《许我向你看》则到一种结构的极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里,几条

爱情线却穿插得舒缓有致,脉络清晰;《浮世浮城》中,作者小小地颠覆了一下,开始将笔触攀爬进更为现实而冰冷的围城,以期待制造出一些心酸的浪漫——无论辛夷坞怎么挑战自己的写作难度或变换写作手法,小说里展现的人性和情感总是充沛的,充沛到足以让你和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人物神交而永不担心缺乏共同语言。很多时候,你甚至会有种错觉,你也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只不过是隐形的。

《蚀心者》
辛夷坞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12月出版

然后是《蚀心者》,作者来了一个所有人意料不到的大爆发,和之前的作品都不一样,又似乎都有一点点它们的影子。这个酝酿五年的风格大作,像一个历练多年终脱胎换骨的白领丽人,举手投足都充满着干练和自信!

小说开始于一个破败的傅家园子里,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如今早已迁徙出故地,只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园丁和傅家的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子守着曾经的记忆。几房后代里,有的繁华,有的落寞,飘散在各地,几无联系,却不承想那点血脉最终会因为利益之争而再次“团聚”。最终的讽刺并不针对这个豪门内斗,辛夷坞写的还是爱情,但这一次的爱情,不是我们熟悉或期待的那个面孔。至少,从发生的那一刻,就多少带了一点传奇性。这也一度令人担心共鸣性的问题,但好在之后的镜头,作者已完全擦除了家族关系带来的年代感,反而借由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挣扎让时下所有的人性现实实现了一次高技术含量的井喷。爱情,因此不再呈现出言情小说里一贯的死去活来、你侬我依的旧模样,而更像是一次旱地里的粗野作业,不管果实是否成熟,那些绿茵茵的作物被一把生拉硬拽出来,带着断裂的血与土。那种悲剧效果是触目惊心的。

辛夷坞兴致勃勃地制造了这次断裂,无论是人性的还是爱情的。世界是变化的,地球也在每分每秒地自转着,凭什么一个人不会变?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短暂的。而更为高明的是,辛夷坞并没有把这种变化当成小说高潮的开幕式,在这个小说里,她放弃了很多作家喜欢的这种突然袭击,而是让读者带着早预想到的结果去体验过程。从女主角在对男主角产生爱的一刹那起,她就或许已经很笃定地知道男主角并不爱她。之所以还坚持走一段时间,只不过有些时候,即便你的那些戏码感动不了别人,感动感动自己也是好的,至少,能让你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找得到自己的体温。而脆弱的时候,没有人会挑剔一个可以相互取暖的物种。

这次的阅读,不适合放舒缓的音乐,虽然是一部20万字的中篇小说,但你绝对不要指望自己可以心平气和地甚至分好几天时光去慢慢享用它。只要打开书的第一页,你就会被绑架了。不过不用担心,只是一次过山车,但绝对是速度最快的那种,快到你的尖叫还来不及发出声,你已经平安降落了,不过给你造成的那些耳鸣,至少要绕梁三日的。

那就好好回味吧。

戴永夏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恩师。多年前,就曾拜读过戴先生的《心祭》、《片羽寸心》等大作,为其中渗透的真情所打动。近来又获戴先生大作一册:《山东民俗琐话》,一见之下,喜不自胜,展读细品,不舍得放下。

关于民俗的书可谓多矣。近年仅手头获赠就有几十种之多,而内容、笔法又大同小异,同质化严重,个别的还有“文抄公”之嫌。有时会茫然不知从何读起,连分辨筛选都成了一件叫人头痛的事。

戴先生的作品则分外值得信任——他多年做出版社编辑、编审工作,工作态度自然严谨,同时兼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文笔不可谓不过硬。这本书选择山东各地有突出特色的民俗事象,包括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山川景物、名人轶事、神话传说、民间艺术等,用散文的形式,用自己的言说方式,表现出来,独辟蹊径,回避掉了与以往的同类作品相重复和冲突的部分,内容更丰富、生动,也更富有知识性、趣味性,还时有幽默的行文,叫人一笑。

除了这些,戴先生的叙述描写都深挚动人,不雕琢,不修饰,不张扬卖弄,不故作惊人笔,浑朴厚重,自然天成,诗词歌赋、民间俚语随手拈来,都成风情,叫人“美得忘乎所以”(书中妙语),在不知不觉的欣赏中,就获得了学问和见识。

散文是特别注重语言的文体,因此,素有美文之称。在生活中不断地发现看待事物的新角度,在文章里运用新词句,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很多时候,很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感觉麻木。然而戴先生笔下却处处新鲜。譬如,他这样写踩藕:“踩藕人顺着藕芽儿,将脚踩到莲藕上,通过触觉摸清莲藕的长向,‘咔嚓’一声顺势踩下,然后用特制的带有长柄的铁钩子钩住,再用脚后跟慢慢提取,一根又白又胖的鲜莲藕便浮出水面。再将它放到蒲草编制的藕托上,集中用船运走。”

仅一个踩藕俗常事,戴先生另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微妙细节,从容平易,满怀情意,诉诸妙笔,有形有神:“采莲不只是采摘莲蓬,还要采摘水下的莲藕,即所谓‘藏藕’。因为这活比较艰苦,所以一般由小伙子来干,时间也多在初春和深秋。这时,藏藕人乘船来到荷荡,穿上用牛皮缝制的上下身连在一起的皮衣,下到一两米深的水中,用脚试探着找藕。脚一碰到埋在泥中的莲藕,便将其踩下来,再用特制的带有木柄的铁尖钩子,将藕挑到水面上,装入船舱中。男人在水中藏藕,船上的情妹便心痛地唱道:‘春水绿,春水凉,藏藕的哥哥下荷塘,黑黑的哥哥藏出白白的藕,一棵一棵漂水上……’”

一幅水墨画。里面有景物、人物、表情、动作、欢乐和爱情,实景与想象,不一而足。读着读着,就想起孙犁先生的文风——没错,戴先生文字情感的真、文笔的美与恬淡,正与孙犁散文一脉相承。

戴先生曾在其他书中这样写让自己幸福的事:“一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主要是读书写作……这使我生活得既充实,又愉快。二是干慈善的事,把关爱动物当做自己的生活常态,让小爱带来大快乐。”他遵从的做人信条是:“低调做人,淡然处世,惜福持戒,慈悲为怀”;他崇尚的一句话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戴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他为人的正直仁爱、对朋友的深情,在纪念严薇青、许评先生的文字里,在对晚辈如我的无私嘉许里,在“真我”、“大我”的交相辉映里。

我敬重这拙朴这天真,我学习这为人文人的低调和纯良。

□ 简墨

【原色视域】

她是奥林匹亚

□ 韩青

1865年,马奈的《奥林匹亚》第一次公开展出,画面上那个玉体横陈的女子,眼神挑衅,身份暧昧,在当时和现在,这个女模特都是一个令人见智见仁见女神见媚妓的人物。所以,就很好奇这本《奥林匹亚——一段女人寻找女人的旅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会怎么讲她的故事。

书名已经很有些标题党的鼓噪手法了,不过,更雷的还是书中人的真实身份:《奥林匹亚》的模特,名叫维多琳·默兰(1844—1928),她是马奈的学生、画家、女工、舞女、酒鬼、女同性恋……也难怪,在寻常男画家面前的女模特脱光衣服被人看,搁到画布上都羞得低头垂目,眼睛不敢再看人,哪里会像这个维多琳·默兰,全然一副直眉瞪眼的样子,毫无羞涩之情。这幅画当年一经展出,即被斥责“无耻到了极点”,马奈不仅被媒体围剿,甚至被封杀,要逃往西班牙去躲风头。这件事对于艺术史的影响,是一些青年画家因此而聚集到马奈周围,当时他们被讥讽为“马奈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印象派。马奈病逝后,1890年,人们怕《奥林匹亚》被外国收藏家买走,以众人募捐方式买下来赠送给了国家,作为法国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陈列于卢浮宫。只是,艺术史少有提及画面上的当事人,模特维多琳·默兰似乎从此消失了,这本书讲的就是她的身世。

用希腊奥林匹亚诸神传说题材画裸体,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绘画传统,比马奈画得更让人想入非非的名家名作也有的是,但是,画得这么不害羞的却前所未有,那个坦然向前直视的裸女,一方面让人感觉到男画家与女模特之间的默契,另一个方面又让看画的观众感觉到大受冒犯。

其实,风流的著名画家马奈(1832—1883)非常喜欢女人,他与包括他太太苏珊、弟媳玛摩里索、女学生冈萨雷斯等等好几位模特确是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故事,而他跟这个眼神直愣愣的维多琳·默兰还真的没有情感牵绊,仿佛用她的形象作画很放得开手脚似的,拿她当模特创作的另一幅引出轩然大波的画就是《草地上的午餐》:她光着身体坐在两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和一篮子水果之间,同样没羞没臊地把面孔冲向观众,做似笑非笑状。

维多琳·默兰仿佛是十九世纪的玛丽莲·梦露,可能是拥有当时最著名面孔和身体的女人。1862至1874年间,马奈至少有九幅画以她为模特,即使在《女人与鸚鵡》和《铁路》等非裸体画作中,她也是目光坦率地正视前方,仔细端详起来,她是有一点咄咄逼人的气质。

维多琳·默兰从来不是性工作者,但在当年就被人骂成妓女。而现在,依然有大量的观众还理所当然地把她视为娼门出身。

她原来是一个女工,被马奈选作模特后,即边当模特边学绘画,先是为杂志画插图,后做架上绘画,并于1876年把自己的自画像《年轻女子的半身像》送到沙龙展出,签名是“维多琳·默兰,马奈的学生兼模特儿,曾为《奥林匹亚》的模特儿”。1879年,她的巨幅油画《16世纪纽伦堡的布尔乔亚》与马奈的作品同时参与了当年的沙龙展,已是颇有名气的画家,曾一度把她与摩里索、卡萨特和瓦拉东相提并论为当时著名的四位女画家;1903年,她加入了法国艺术家协会。她的巨幅画作曾于1930年拍卖。

似乎是因为这次拍卖,上世纪30年代有人曾经关注与研究维多琳·默兰,研究的结果却是浮现出一个风流如风尘、下贱又堕落形象,有文章写她经常出入艺术家聚居的蒙马特区酒吧,跳舞、酗酒,还是个同性恋者,性关系混乱,并附带了一张1890年的维多琳·默兰画像:她已经是一位神情涣散、形容潦倒的老女人了,身穿宽袍,一只手握酒瓶,另一只手捉吉他,身旁有一只猴子,寓意着它像《奥林匹亚》中那只猫在挑逗春情。本书中讲述,此后她卖过画,在戏院当过领座员,最终默默死去,结束“她作为一个出身低贱的女同性恋画家的生涯”。她的死亡证明书上写着“未婚,无业”。默兰生前与死后,都是流言的主角,她的艺术家欲望和生活方式皆不容于她所处的时代,艺术史安排她的角色只是马奈的模特;而模特,不能算正当职业。

这些有点要八卦与洒狗血的内容,竟然是美国艺术史学者尤妮斯·利普顿的一部艺术史论文,美国学者的天真与异想天开,不仅体现在混搭式的文风里,还表现在文体形式的穿越上,文字表述也难免流露出一点女性主义式的偏丫头腔调,说到底作者是为身为女人来打抱不平的。不过,这些行踪纪实、虚拟推理、文献转述、情景再现,读来倒是让人眼前一亮,原来艺术史的创作,也可以是性别化的个人眼前,来尝试着做一番重返历史现场的冒险之旅,可读性堪比好莱坞剧情片,此即向诸位推荐此书的缘由。



《山东民俗琐话》
戴永夏 著
济南出版社
2012年9月出版

文心拙朴 散笔天真

【民风民俗】

【好看小说】

好的创作是一种抵达

微博书评

@止庵:《玲珑文抄》大概可以归为“书话”,与坊间常见的却有所不同:它们多是介绍知识,这里却是解决问题,即便只是小小问题,但也是实在的贡献。如张爱玲1942年从香港回上海,具体什么时间?是否如《小团圆》所写,与梅兰芳同船?这些看似平常,倘若写《张爱玲传》却含糊不得,而在作者笔下已得到解决。

@必读呢本:可以说,《中国哲学简史》是了解中国哲学的首选读本。冯友兰先生于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访问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整理后形成本书。本书有各种语言译本,是西方人学习中国哲学的入门书,在西方影响很大。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东方哲学感兴趣,不妨从这本书入手。

@黄老邪:《拥抱》,畿米著。书名有意重复,制造出由动词名词变格组成的一个句子,加上扉页上以十数种语言拼出的主题壁纸,使得这个最新绘本在眼下这个北风呼啸极寒之冬尤其治愈气息。8个印张里容纳着至少两个由类布莱希特戏剧观构建出的间离故事,骨感与丰满瞬间与永恒哀凉与温暖并肩而出,成为风景。